

听闻法国影星阿兰·德龙决定移居瑞士,以“安乐死”方式,有尊严地告别人世,不觉黯然。

### 侠骨柔情当是你

——与“佐罗”一席谈  
曹可凡

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人的心目中往往有两位银幕英雄:一位是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“杜丘”扮演者高仓健,一位便是法国电影《佐罗》中“佐罗”扮演者阿兰·德龙。阿兰·德龙堪称法兰西首屈一指美男子,虽然他从未接受过电影表演专业训练,但是凭借天资聪慧,终究在影坛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他有一双深邃无比的双眼,更有无与伦比的优雅气质与绅士风度。那些温柔情人抑或风流英雄角色绝对非他莫属,无论是除暴惩恶的侠客,还是冷酷无情的杀手,阿兰·德龙演来均游刃有余,令人信服。而他在电影迷心中无法撼动的经典角色,恐怕当属那一袭黑衣、剑法高超的“佐罗”了。2010年世博会闭幕前夕,得知

“佐罗”将以法国国家馆形象大使身份来沪推广法兰西艺术,我们便通过世博局与法方代表进行沟通,提出采访阿兰·德龙申请。几经周折,阿兰·德龙同意采访请求。

世博会开幕当天上午,我们如约来到世博园区法国馆。法国国家馆以“感性城市”为主题,富有现代感的垂直园林环绕着场馆露天空间,凸显法式园林之美,其间,光影变化之繁复,色彩点缀之考究,营造出一个清新凉爽的环境。走进场馆,只见阿兰·德龙先生早已等候在那里。虽然我们是头一回相见,却仿佛是熟捻已久的老友。那日,他身着深灰色西装,未系领带,雪白的衬衣领口敞开,胸前还挂着一张“VIP”的通行证,一头黑白相间的浓发蓬蓬

松松,随风飘散,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。虽然颈脖处皮肤略有松弛,脸上也皱纹密布,却仍然英气逼人,且透出坚毅、倔强的神情。他张开双臂和我拥抱,说:“欢迎来到建筑大师雅克·费里耶设计的法国国家馆,如此法式花园般的建筑是我最喜欢的格调,因为我本质上就是个乡下人,平日里工作在巴黎,但居住地却是在乡村,乡村可以带来宁静,那是我的避风港。”

待一切准备完毕,我们相对而坐,面对偶像,内心涌起一阵涟漪。看出我略显紧张,阿兰·德龙赶紧摆了摆手,说:“我今天不是明星,只是法国馆的‘导游’,千万不必在意。再说,现在的粉丝大多是妈妈级的。经常遇到一些年轻姑娘,女孩们告诉我,她们的妈妈都喜欢我……”一席话顿时让我内心放松不少。作为采访者,《佐罗》和《黑郁金香》是最想谈论的话题,尤其是他塑造角色的心得更令人感兴趣,但阿兰·德龙先生巧妙避开这一问题:“关于电影角色的选择,自然是我演艺生涯的重要话题,可是,眼下世博会或许更让我兴奋异常,至于电影往事,我们不妨择时再议。”

说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法国国家馆形象大使一职,“佐罗”先生坦言,头衔虽然只是荣誉性质,但作为法国人,为能推广法兰西艺术而感到骄傲。对于法国国家馆在世博会期间向奥塞博物馆租借米



勒、莫奈、马奈、塞尚、高更和梵高等人的精品,阿兰·德龙先生逐一加以介绍,并表示对米勒的《晚钟》情有独钟。《晚钟》描绘法国北部一个寂冷的黄昏,一对年轻农民夫妇暂时放下手中劳作,祈祷上苍的赐福。阿兰·德龙以为,画面所传达的意思与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除法国名画展之外,阿兰·德龙执导的一部音乐剧电影《温柔的法兰西》也在世博会期间播出。谈起这部音乐剧电影,阿兰·德龙兴致愈发浓烈,说着说着,不禁低吟浅唱起来:“温柔的法兰西,我亲爱的童年的国度……”表情也仿佛瞬间沉浸于角色之中。见他神情如此高涨,于是,乘机再度将话题切入电影,问他是否有意来中国拍摄电影。他沉吟片刻说,之前曾与吴宇森深入交流过有关电影话题,发现彼此理念相近、惺惺相惜,期待有朝一日能与吴宇森合作,只是一切都要看缘分,因为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。

作为恂恻长者,“佐罗”先生也毫不避讳谈论“死亡”。阿兰·德龙自幼父母离异,由母亲一手带大,支离破碎的童年时光铸就了他桀骜不驯、离群索居的个性,虽年轻时代

尽享富贵荣华,但当年华老去,只能与爱犬相伴,享受寂寞与孤独。因此,他在庄园建有一座爱犬墓地,也只爱犬均有专属墓碑。与此同时,经当局同意,还竖立起一座小教堂,准备待自己百年之后,将长眠于此,继续感受爱犬们所带来的温暖与快乐……

待采访结束,阿兰·德龙送我走出场馆,恰逢巩俐走进来,他将我俩相拥在一起,感慨道:“上海已呈现一派宏伟景象,纽约和巴黎该醒醒了。只是遗憾自己出生得太早了。如果上帝允许我再活几年,我想亲眼看到中国变得更加强盛的那一天,并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。”

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说过:“我可以弄不清什么叫作英雄,可是照我想,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,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。”阿兰·德龙就是这样的英雄,追求不同凡响的人生轨迹,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打造。他就是自己人生这出戏的导演,其勇气与睿智着实令人钦佩!

相隔八个时区,夏令时相差七小时。说远也远,说近也近,因为视频通资讯,将异域变为近邻。

在很多年前写过一个短篇,写中了病毒的病人,如何解除病毒。小说能解除危害,现实不能。没想到,提着一口五十厘米的登机旅行箱的我,居然在离开伦敦二十年后,头一次会住得这么久。久到我得联系我的GP(社区医生,英国医疗体系中病人先由社区医生诊断,再由社区医生介绍到医院),久到我不再是一个旅人而再次成为一个居住者,走遍新住地方圆几十里的大小街道和长得横穿伦敦东西的运河,看着摄政公园的女王玫瑰园含苞待放到花朵凋谢。

这儿有一个动物园,也关闭着门,听得见动物们的叫声。叫声没有特别不同,因为它们一样被关闭。自由,只有失去,才显得珍贵,故乡,只有离开才明白。每个人戴着口罩走在公园,我听见说汉语,会停下来注视,听到说重庆话,那心里会更是激动。有一次意外在附近发现一个大亚洲超市,我看到产地是重庆的小尖椒辣椒酱,一下子站定,仿佛长江水漫过全身。

接受真相  
没有人一开始就可以接受真相,比如身世,比如婚变,比如亲人死亡,比如朋友的背叛。真相不是一把刀,一下子切开你的脑子,真相是虫,一点点吃掉你的心,慢性吞灭你。

真相其实不止一个,真相在转述时也会变调,一年前你失去爱人,十年后你回想他,再叙述,这真相以另一种真相存在。我一直是走路三十分钟去卡登镇购中国食物,有时也乘公共汽车。但是回来找公共汽车站却找不到。食品太重,我就叫出租。突然有一天,我发现车站在超市边上。因为太明显了,我忽略其存在。

立春之日,有朋友相约,去饭店小聚。收到微信后,我回复朋友:“今日立春,点一道春卷”。

进入餐厅,互相拜年祝福后,朋友告知我:“饭店没有春卷”,又说,服务员已经给我们点了道“腌笃鲜”,里面有竹笋,也算与春天有关了。

服务员端上来一道菜,碗碟之间还压着一张纸。碗里盛着的是一种腌制的家常小菜。有朋友将纸抽出来,展开一看,原来是一首诗。

### 遇见一道菜

俞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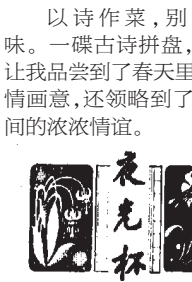
诗是古诗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这是唐代诗人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。不过,诗抄后面还有两句:“风吹柳花满店香,吴娘压酒唤客尝。”席中有朋友很快辨别出来,说这两句不是张志和的,是李白的,是李白在《金陵酒肆留别》中的前两句。

我不知道饭店怎么会把李白的两句诗加在了张志和那首诗的后面,当时我也没有请教服务员。因为,诗抄的后面还有四个字“味在其中”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饭店的一种“创意”吧,就是要让客人把它作为一道菜一样来品味的。如果把“味在其中”作为菜名,那么,它就是一道古诗拼盘了。

诗已盛在碟中,那就不能不尝。不用筷子,就用双眼。先品张志和的,青山、白鹭、桃花、流水、鳜鱼,还有箬笠、蓑衣,更有斜风、细雨……优美秀丽的水乡风光,宁静脱俗的生活日常,呈现的是一幅美妙的江南渔翁垂钓图。如此悠闲自在的生活,连家都不想回啦。一句一句品着诗中的味道,仿佛身临其境了。这一刻,酒不醉人人诗醉人,心在诗中不想出来了。想来,张志和一定是在一种极好的心情下写成此诗的,所以,品读它的时候也就赏心悦目了。

再品李白的诗,虽然仅有两句,却已是东风拂面,柳花入心了,酒肆里的酒香和服务员的呼唤,令人心动;真正的好友相聚,不仅有热情相拥,更有举杯畅饮,杯中盛着的是满满的友情,喝一杯,热血澎湃,欲罢不能,“请君试问东流水,别意与之谁短长”,如此温暖情浓的场景,怎么舍得离去?诗仙当时的心情,也成了我们那一刻的心情。

以诗作菜,别具风味。一碟古诗拼盘,不仅让我品尝到了春天里的诗情画意,还领略到了人世间的浓浓情谊。



### 晨驻荣成海边遥祭甲午海战英魂

秦文秋

祭日驻听风带雨,怨波百载很难眠。前师罕得成家苑,间口又升狼粪烟。儒士舌锋争对策,晋人书癖坐禅。东洋铸铁筹枪炮,中土烹茶学睡仙。暂去沙滩辞故旧,纷来闯越新新鲜。闻铃剑阁多哀哭,传报琼楼皆默然。凯宴崇山呼万寿,败兵威海战无船。城倾血杵三光地,继续兴亡十四年。一饼饼旗藏味谷,五星锦织利尧天。子时浪起艘触出,道是迅雷挥赤鞭。

看编辑是否认可我的画。没料到我的油画棒画陆续在《新民晚报》《文学报》等媒体发表,我很有点得意,嘴上不说,心里喊这叫无师自通,这叫对色彩有独特感觉!

去年,我画了一幅《明烛和纸船》,想表达烧纸船送瘟神的意思,但是怎么画都不满意。我就到著名画家黄阿忠的画室去。阿忠

### 得闲涂鸦

童孟侯

说你是作家你画什么画。我说你是画家你不是也在写散文还加入上海作协,大家相互抢饭碗嘛。阿忠拿起油画棒在我的画上稍微改了几笔,那画立刻生动起来。我说阿忠能不能送我一幅。他说你希望画什么。我说威尼斯。他就在桌上随意拿起一张请柬,在背面画了起来,半个小时就大功告成。哦,威尼斯水景跃然纸上,生动至极。

捧着阿忠的画我灰心大增。我想真要好画似乎要接受专业训练;我想人家阿忠A4纸大小的油画棒画有市场标价,而我发表一幅稿费也就70元。

### 母亲的嚷嚷

宣轩

做母亲的,似乎人人都喜欢嚷嚷,但是,这阵子母亲的嚷嚷却有些高级:教我网购吧。

多年前,远在新加坡的我就给母亲买了智能手机,所以用微信与我视频或音频,母亲是不在话下的,也省去了我很多打国际电话的费用。母亲很守时,每天早上六点半必定拨打我的手机,在我忙于上班前的准备工作的同时,与我絮絮叨叨通话半小时左右。

为了解决非约定时间联系之需,母亲突然学会了在微信上按住说话,还一个劲地说:这很容易啊;为了使用微信转账,母亲独自跑去银行,完成了微信与银行账户挂钩的手续,并学会了微信转账,让她可以很豪气地给小辈发红包;为了排遣失眠之夜的孤寂,母亲学会了收听手机上的“头条新闻”;为了明白一声声“叮”的后续,母亲也学会了阅读手机短信。要知道,这

些我们看似简单的一小步,可是老年人的一大步啊。

母亲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,她能使用的只是住家的无线网络。那么出门怎么办呢?我在视频中说:“妈妈,现在去公共场所都需要查看健康码,你手机没有网络,哪里也去不了。”母亲轻松地说:“我可以借用别人的网络呀。一弄,就好了。现在年轻人都很热心的。”原来如此。

母亲与时下的年轻人一样,也总是机不离手,但是,她握着的却是与我的时刻牵连。她担心错过我的一通电话,一句留言。她更去银行,完成了微信与银行账户挂钩的手续,并学会了微信转账,让她可以很豪气地给小辈发红包;为了排遣失眠之夜的孤寂,母亲学会了收听手机上的“头条新闻”;为了明白一声声“叮”的后续,母亲也学会了阅读手机短信。要知道,这

为了不让自己泄气,我找朋友给我打气。那么,还有谁像我一样也在操弄画笔呢?一打听,不少呢,并且都是我的好朋友:《解放日报》的朱蕊、《上海家庭报》的盛曙丽、《上海文学》的姚育明、复旦大学的龚静、《杨树浦文艺》的徐惠昭……都在“涂鸦”呢,我画不孤呀。于是,我把我的画用手机发给他们,然后我们开始互吹互擂:盛曙丽说阿童你的画真的好,有素养的人随便涂涂也是艺术品。龚静说天空的色彩很丰富啊。徐惠昭说很摩洛哥风情,摩洛哥喜欢用这样的黄和蓝。朱蕊说色彩挺好的。姚育明说你画水汽有感觉,叫我画不出来……退休生活如此之色彩斑斓!

黄阿忠发来一条微信:你的这幅只有装饰性没有绘画感多看点画吧。我想我该当自暴自弃了?还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?还是好好学习上个台阶呢?老年大学有位叫胥厚铮的画家正在讲授油画棒创作,要不我去蹭几课?著名画家胡曰龙的油画棒也是出神入化的,要不请他为我指点迷津?

### 十日谈

开启“后职场时代”

我以为,能为母亲购买她不舍得买的食物,也算是一份尽孝和安慰,所以一直拒绝教她网购。而如今,母亲的网购已渐入佳境。显然,这一次,足足85岁的母亲的嚷嚷,见效了;而我,却失落了。